



崁下个溝

毋知對哪久時開始有泉水个，聽人講原本係在一個大伙房屋个牆頭外，當像係城池共樣圍著該磚色个老屋一年一年流，看緊伙房肚个人，對細到大、對細阿妹到老阿婆，一家屋个興旺同故事總下跔等水流到下一代。

大地動該年，東勢這個山城，像分埋撇一半，歸莊頭个屋礮撇當多，該間伙房屋七共樣，總下橫到地泥下變磚頭磚截同細石坂，恁大个伙房單淨伸半片無全个牆頭，圍牆裡肚个人有仰脣無？細人無問大人無講。

地動該當時，樹橫个橫、路擎个擎，歸莊頭个人走都毋赴掣咧；地動了大家無閒在救人、整理屋，該間崁下个老伙房有麼个消息？細人無問大人無講。

地動了滿哪無水，該條溝正分人想著，聽人講地動了三日水汶汶汶，愛用个人都當驚水敢會因為地動就恁呢燥撇，好在圳溝个水無因為地動斷咧水源頭，還過多一位源頭，三日了，水清清，當像麼个事都無變。

有人傳：「這個山崁下有一條當大个地下水，水流帶財，後背有山使得囤錢，係一搭好地理。該條地下水係一條在睡目个水龍，分地牛一翻身嘎醒跳起來，正會大出水……。」也有人傳：「地動該暗晡，天頂大紅，偲等下新莊个大廟就有講：『莫驚無水，當驚火、土。』斯係預言地動、水出……。」

當多當多个傳說在地動了緊傳，總講發生恁大个天災，為著尋理由；為著解說地動了个變化，偲等正係該兜還生个人，想愛尋一屑屑安慰定定。

該伙房个故事，慢慢無聽著人講，本來伙房屋个位所漸漸生草，緊來緊塞，就恁呢，除撇該半片無全个牆頭同該條一年透天、千年萬載來毋識斷个水流，無人知這位識有一家族同一間老磚屋。

雖然老屋無在；主人也不在，毋過該條溝嘎緊來緊鬧熱，圍牆橫撇分水溝變闊，倒撇个磚同石頭散在水脣，莊頭个婦人家也同巧，同石頭徙位徙徙咧，半人工个洗衫溝就出來咧，在洗衫機恁呢發達个年代，中意這個洗衫場來洗衫个人斯毋會少。對臨天光、朝晨頭、當晝、下晝頭到臨暗，刷鑪衫个聲、棍拓¹衫个聲，聲聲刷刷，還有婦人家个

講笑聲，親像該伙房个大自家又轉來咧，聲聲笑笑，莊頭共樣。

緊來緊多人聽講：「該東勢大橋較上咧有一條當好个溝，水清有魚；熱天水涼涼，寒天溫溫還會出煙。」一條溝个名聲傳開，有男人珍舖娘來洗；有哀帶細人唉；聽講連隔壁莊个新社、土牛、石岡也有人趔工走來洗，這兜年來因為洗衫熟事變朋友，大自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。同一個幾粒石頭个簡單地方，慢慢裝起來，灌漿、搭棚、買面盆、做洗衫棍……，連本成無電火，暗晡夜愛洗衫个人斯愛自家帶火，到這滿既經有申請嵌面大路頭个路燈照下來。有火了一日到暗二十四點鐘，洗衫个聲毋識停，大家擇自家中意个時間，對臨天光到暗晡夜，像 SEVEN-ELEVEN 共樣。

這十外年來，有時有聽著該伙房主人个消息。

「聽講主人愛同這搭地收轉去，毋分大家洗咧。」

「聽講本來伙房肚个人口當多，這滿愛分家，這搭地現下還講毋好勢，言知係麼人得著，正會放佢荒。」

「聽講地既經分人買去咧，偲等會無好洗咧。」

「聽講……。」

水緊流，該兜「聽講」麼珍緊傳，對朝晨傳到暗夜，細細仔溝講細細仔消息，這個莊頭个婦人家無麼个消遣，煞猛个婦人家歸日無一時間，洗衫對厥等來講，毋單淨係家務定定，係使得歇睏下，同朋友打嘴鼓、講講笑个時間，也係莊頭新聞个交流時間。

地會分收轉去言？這兜婦人家不時著拿起來講，煩惱無地方好洗衫，毋過盡煩惱个應當係少一個使得講笑个地方。

嵌下个伙房屋既經生草，整好个洗衫溝，也毋知還有言？總講：「時到時當，無米當煮番薯湯。」水還係流在偲等个莊頭，莊頭个故事也會緊流下去。

【作者註】

1. 搨 (mag`)：以棍棒敲打。



作者感言

吳蓀秦 學生

東勢是個小小的山城卻有很多豐富的故事，那些會豪爽大笑、對著街以宏亮的「喂」相互打招呼的可愛鄉親，市場、洗衫溝、廟埕……總有大大小小的情報和新聞在交流或上演。

感謝我的家庭一直以來所堅持的母語教育，讓我能溝通無礙的「混」入這有趣的交流圈裡；亦感謝大學和研究所老師們的鼓勵，讓我將語言轉化為書寫文字。

小小的家鄉與小小的我，不管新舊時代交替，這個山城有著自己慣用的語言；維持著一些特有的傳統文化、特有的美食，我們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故事。